笑笑錄

笑笑錄卷四

獨逸窩退士手編

三不要

一年老令君大審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觀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殊可發笑 野廬閒筆下同

老爺

前明大內貓犬皆有官名食俸養之者例稱老爺

出案

張盧江先生初應童子試有名將赴府試辭別其父曰已出案欲往府其父本操舟爲業撲厥可笑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

石背

閩中荔支葉下蟲曰石背荔香時石背滿則全枝脫蒂爲害甚烈臬司署堂前荔半熟某公將宴客恐罷雀鼠命吏守之吏曰今年石背多公曰十倍多正佳耳吏愈荅愈不明至搖頭洒泣滿堂匿笑 閩小記下同

鄭鷺鷥

滇南鄭輅思觀察初見屠緯真屠問曰先生尊字荅曰輅思屠曰唐有鄭鷓鴣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坐大笑

荔大如瓜

予嗜瓜入閩尤好荔支嘗謂安得瓜甘如荔荔大如瓜後食北方文官果味美甚而苦其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因笑謂友人向欲荔支大如瓜今但益此君大如荔支吾事足矣衆咸大笑

矇瞎

黔人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稱官曰瞎嚝矇瞎之稱殆一字之褒耶 滇行紀程

浴睡

金聖嘆訪友主人辭以浴問其子則曰睡矣聖嘆曰乃尊尙在獄中乃郎又爲罪人耶 丹午雜記下同

金聖嘆

金聖嘆館一富室係石匠出身主人懇作對聯須確切不移因書遙門來軒冕石戶出公卿又代人作家書云分付娘子細細措措有人來借切莫與他釘鞋又一札男出外叨祖宗福陰一路平安圈中豬長不長母親孕幾不幾家人倘有空工夫要每

日搓麻繩三百丈搭搭延棗豆棚家中光棍切莫放進光棍者大兄二兄也後門惡犬須要謹防惡犬者大叔二叔也黃豆與醒茶食之有胡桃滋味方不可使南貨店知劉姑夫一路吃糕不肯與我一塊此番不中天理昭彰忙中不寫大萬字寫方字少一點之省文萬字刘字即劉字慎勿認爲九二碼子切屬切屬又見人鋪地平笑曰一平如洗又其被逮之日金方出恭隸人守之金曰此之謂公人又歲試作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題中段云一叩而原壤痛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適生於闕黨而化爲童子矣孔子曰此吾之故人也使之將命可也以此考六等挑紅糞桶而出諡明俗謂之歸農也遇黃倆荷先生於門黃曰君又何至於此聖嘆曰吾豈不如老農均堪絕倒

批詞

康熙五十八年三韓楊公朝麟爲吾蘇方伯其批呈訴脫去棄
白記其一二可發笑者判婦以强姦訟者云爾婦婦也乃入人
之室坐人之床飲人之酒如是而猶謂之强可乎試問閶門吊
橋上來千去萬之人有一個借你的本司使准你又批女尼訟
其徒孫嫁人者云小尼姑脫却袈裟便穿衲襖正佛家所稱不
二法門也爾獨何心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乎爾如見獵心喜不
妨人云亦云又南濠陸元公納妓爲妾其夫以强佔控公訊明
非佔伎願削髮爲尼名曰願修公判一律與之末二句云清凉
禪榻應無礙不是强修是願修又判另案以髮妻被佔控者云
前陸元公一案某以謀佔來告本司庭審之下乃是一個烏龜
今爾亦來告本司子細想來必定也是一箇烏龜某人現在枷

號示衆爾於某人放枷之日速即來此本司即將枷某人之枷枷爾之頸免得又汙本司一面新枷也又判賣古董被騙者云爾自謂善識古董騙人財物今亦遭人騙觀戲場上大騙小騙甚至鬍鬚多被割去其下場時不過大哭一場而已幾曾見其告狀爾何不攜陋巷之瓢提邛竹之杖負曾子之蕢向東郭墦間乞祭餘以驕妾婦否則吹伍子胥之簫行乞吳市中豈無拾太公九圜錢者儘可謀生不必興訟又批控煙花設局者云不入花叢焉知春色如許又批長隨投充手本一字曰來又吳撫軍存禮父曾任吳令好事者請建祠堂公批一字曰慘俱堪捧腹

左趙對　糊貢院字

康熙五十年江南主考左必蕃副主考趙晉總督噶禮通同賄賣事

敗詐牟然對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一夕或粉貢院二字改作實完

兩股

明某公少美貌頗有隱疾及爲浙江學政待士子苛刻諸生貼一聯於照墻云八股何如兩股好前場不比後場通

還銀

趙某以徵員赴京候選向戚借貸次日戚賚百金趙忽退還曰京中慣用紋銀不用元絲祈換准

妖賊

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征東將軍征西將軍慕容德討平之斬於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俱罹亂兵唯朕一身

獨無聊賴其妻慰之曰一生止坐此口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耶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乃仰視曰駕卽崩矣至於訖命終不敢帝號見於史傳

鬮馱

會稽仇滄柱立於門某乘馬過謂曰鬮字如何寫仇曰不知請教韋馱之馱字如何寫某笑而去

腐腐

江西舉人艾千子會試場中代某作文主試項煜批艾文腐某文腐士子傳為笑謂艾與某夫婦也艾大怒因刻文稿痛詆項於序中以洩忿

跪求

甲向乙借銀乙不允甲跪求稱老爺旁人以爲太過甲曰少不

得日後他也如此樣

告荒

有告荒者官問麥收若干曰三分又問棉花若干曰二分又問稻收若干曰二分官怒曰有七分年歲尚揑稱荒耶對曰某活一百幾十歲矣實未見如此奇荒官問之曰某年七十餘長子四十餘次子三十餘合而算之有一百幾十歲哄堂大笑

伯虎對

唐伯虎代市人寫對生意如春意財源似水源其人未愜請必顯而易見者唐再書云門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蟲隊進隊出櫃裏銅錢要像冬天虱子越捉越多乃大喜去

祝壽拜年

李某富而無文一日祝友壽行百壽令數至百齡李曰我已壽

終歸別位行令又新正賀年友適往屋督工立瓦礫場投帖而去後日途遇謂友曰新歲造府值兄在碍塊之中未敢進見

祝撫軍壽

陝西一縣令祝撫軍陳文恭壽一聯云罄南山之竹書壽無窮決東海之波流福難盡撫軍嚴批申飭

冷泉亭

杭州飛來峰下有冷泉亭亭懸一聯云泉是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佳對也或批其旁曰仰錢塘縣查報聯遂撤去

無竅得緊

江南某木匠進上供奉當道歎之吳梅村先生亦在坐演戲吳有心點爛柯山全部優人以爲有碍木匠副淨出場改稱石匠吳謂匠曰有竅得緊少焉張別古駡買臣妻曰姓朱的有甚虧

負了你（或作你難道忘記了姓朱的了）匠謂吳曰無竅得緊吳不終席去

琥珀

山陰祁駿佳字季超頗嗜奇嘗營生壙置棺槨以不材木爲之棺小於槨七寸人訝之則曰聞松脂入地千年成琥珀吾納諸棺外槨內不材木取其速朽木朽而吾長寢於琥珀之中不亦快乎坐有滑稽者笑曰假如遇防風裔如巨無霸擴琥珀以爲扇墜則先生亦不得安寢矣祁默然

兩朝領袖

錢牧齋嘗曰老夫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便或笑曰公可謂兩朝領袖矣又嘗戲謂柳如是曰我愛你烏個頭髮白個肉謝君曰我愛你白個頭髮烏個肉當時傳以爲笑

張獻忠

張獻忠時夾江僞令王某進荔支於賊剖其中潰以饋賊大怒令近侍王珂就近殺之旣去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忌諱罪不至死獻忠曰你說得是卽傳旨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這夾江那龜知縣罷僞詔有人藏之

憊賴

保定督楊文岳招安袁時中（李自成黨）遣夏邑令入其營時有舊帥某僇時中之僕時中怒乃繫令於樹裸而戴紗帽令賊鞭之俾赤體跳躍以爲戲文岳從城上見乃麾軍攻破之奪令而歸令吳人也操吳音哭訴曰袁時中眞正憊賴左右大笑

開科詩

國初開科取士諸生皆高蹈遠引次年丙戌補行鄉試告病諸生俱出滑稽者作詩曰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

裹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曾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喫國糧豈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催科詩

催科嚴切民甚苦之或改千家詩曰南北山頭多瘠田催科吏役各紛然紙柵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皂隸鬧門前人生有產須當賣一粒何曾到口邊

滄浪亭對

商邱宋牧仲撫吳修滄浪亭作聯云共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一夕或改木爲火魚爲牛以暗合公名公聞之大笑亟命撤去

蓍短龜長

昔在郎署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身而萬短小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爲謔萬徐曰左氏云蓍短龜長殆爲兄發

耳一座大笑古夫于亭雜錄下同

詩用語助

放翁筆記晉中爻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舍時焉爾窮通命也夫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

何物么麽

劉念臺先生宗周老成典型淄川韓浚官御史有疏云劉宗周何物么麽人爲齒冷

舊人

國初目滿洲及遼人爲舊人各直省漢人爲新人一漢人入館選一滿洲同官謂曰先生絶似舊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口號曰相君之面不過新人相君之背舊不可言衆大笑

勞顧戲對

有勞原野爲兒田郎與都丞郎顧一江同年顧戲曰原野兒其田空勞孫孫勞懸望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改崔顥詩

明時京師士大夫冬日製貂爲套著帽上以禦寒名曰帽套一詞林乘馬謁客有騎而過者掠而去其帽明日入署訴於其僚同年某改崔顥詩贈之曰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衆皆大笑

引孟子

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相國文端公如寵之孫黃州太守應璜子也工書善詩好罵詈刺譏黃州之倩方邵村亨咸順治丁亥登第銓授蘭溪知縣黃州譏之幷延其父坦菴宮詹邵村詹事之愛子也將就坐詹事戲語黃州曰姐哥(邵村小字)今日正客當占

上坐我兩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黃州曰但不知有此例否第五在旁應曰有衆問出何書第五曰出孟子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衆大笑

唐九經

唐九經字行一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謔與人有官學士者其封翁家居唐日造焉或嘲以詩曰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旣而學士歿里中有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何爲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羣臣矣聞者絕倒

老張樹班

掖縣張大司寇忻夫人陳大學士文端公瑞世也張與中丞胡某爲姻家胡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義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婆

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衆人因號胡氏班爲老褒樹班

息夫人詩

孫相國廷銓題息夫人廟詩曰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以諷諸出之令人絕倒

論詩

蕭山毛大司檢討不喜坡詩汪季角舉坡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衆爲捧腹益都孫仲孺文定公次子也持論好與予左見予蜀道詩高秋華岳三峰出曉日瀧關四扇開輒疵之或告以本昌黎非杜撰也仲孺怒曰道是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予題涪陵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又曰既是雙魚合道七

十二辯亦以詒予予亦笑曰此東坡所謂鼈厮踢也居易錄下同

科目

唐宋辟舉立科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也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具眼又有高蹈邱園科許人自投狀亦可笑

不知蓴鱸味

中秋前二日內閣九卿詣後左門起居予與彭學士羨門接坐兵侍李厚庵光地盛談閩中江珧柱之美予因問學士浙中蓴菜何如學士答言不知其味予戲謂應緣不知其味是以無蓴鱸之思坐皆絕倒

螃蟹

一日與理事勞書升之辨錢方來晉錫同在署見文書有人名

螃蟹者頃之勞語錢曰聞津門蟹不時至市直甚昂子笑曰公適見紙上郭索食指欲動耶二君爲一笑

六鶴飛

李閣學柟言其世祖文定公春芳狀元及第明世廟甚眷重超拜翰林學士同侍講嚴訥中允董份俱直西內撰元賜一品服時六部尙書無一品服者一日候朝午門外文定衣賜衣趨入六卿於棕棚下望之色動鄭端簡公曉口占絕句云翰林學士信堪誇新賜宮袍一品紗可惜六卿身上鶴一朝飛向別人家諸公皆大笑絕倒

酸鹹

王安石子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右見靑箱雜記六月九日雨中觀此語不

覺失笑或問之予曰安石變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等一輩小人想皆用鹽醬試過若韓富司馬諸公直是喫得三斗醋故安石嚮之不遺餘力耳座中大笑

道士無稽

司馬子微記洞天福地各有主者率荒唐可笑如第三十勒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避硯之所夫丹陽季子碑世且疑之如所言則孔又嘗踰吳越涉閩粵乎道家無稽如此令人噴飯

急流勇退

一日東閣門會議既畢與陳大司徒廷敬同出端門行稍疾回顧諸公皆在後予謂陳曰今日可謂高材疾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杜詩韓文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菼制舉文一日在後左門子向韓詢其人本末孝感熊公賜履因晉金陵某樂部一旦最喜誦杜于皇詩陳大司徒曰杜詩韓文固自應爾衆亦一笑

落帽痕

姑孰之龍山相傳爲孟嘉落帽處山有帽痕入石類劖刻者新野馬仲良遊之笑曰往在吳中遊靈岩西施洞前屐跡深寸許嬙跌輕憤皆得比於藍田射虎之夫可絕倒也同遊爲之大噱

撥鐙法

門人陳子文奕禧在京師時上陸冰修詩云借問如何是撥鐙陸嵇子文同里尊行也與子文皆以書名見詩甚恚子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自矜其書或言子文倚以書法

見知定自水乳予曰固然第不可戲詩間撥鐙法耳合坐大笑

詩字不可移易

陳允衡伯璣嘗語予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報恩寺有何意味予因語之曰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白日瀟幽州黃雲畫角見幷州之類皆不可移易予二十年前在廣陵有句云綠楊城郭是揚州好事者至取爲圖畫若云白日瀟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有不捧腹者耶

詩評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眘虛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流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

有英雄語獨不能佛語聖語耳

名士牙行

老學庵筆記嘉興聞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音居廣陵好客四方名士至必徒步訪之嘗告余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泊祁程村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贈以詩云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爲名士牙行

巴西

韓退之於莽鹵縕徵帖妥等字皆有據非杜撰推之玲瓏之爲瓏玲啃呟之爲呟啃孟浪之爲浪孟皆然魯直以西巴爲巴西則趁韻耳

山谷詩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按孟孫獵得麑使

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

僧唱詩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或言於當路延主一刹久之不樂題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李內翰每稱之遇遊倦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暇唱渭城相似而僧詩特工

雲林譜系

倪雲林清秘閣集以世系冠編首其裔孫所爲閱之噴飯一世爲漢御史大夫寬二世曰浩官樞密院使鄭國公四世曰朋官監察御史拜中書令六世曰嗣祖官四鎭節度使八世曰承贊官參知政事不知唐宋官名何以兩漢已有之至二十四世曰

思注乾道進士姦文節公也按文節六子祖義祖常最賢乃云二子觥觥尤爲不經且文節係南宋人而譜在三十二世乃入宋三十四世允清歷歷四年懸懸官至樞密使時代前後舛謬顛倒似一不識字人爲之異哉雲林二百年後乃有此辱

煙酒癖

韓慕廬宗伯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

分甘餘話下同

吃檳榔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口占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

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聞者皆爲絕倒

牡丹結饅頭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百里歐公以爲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旹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

張敵何郎

同年張禮部河南人面黔而好敷粉澤順治庚子與何行人元英同典粤西鄉試桂林人爲之語曰本是個畫眉張敞倒做了傅粉何郎辛丑余客秦淮適何歸過金陵談此客皆捧腹

投刺

順治時社事正盛京師衣冠人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

楊給事自中羅建言及之當議者禁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槩年家眷

女子詩

七修類藁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唐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 香刪筆記下同

師王

文殊普賢厮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史彌遠合謀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爲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鬭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王侫者皆稱師王故也

文選昭明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覩向一舊書肆價值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啞笑而罷

疝不惡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爲膏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此授之亦效予昔疝十七年矣陳悅巖相國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痾又以自貧相國問故予曰此疝稼軒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絕倒

偷詩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二

一鶴聲飛上天在吾中表答曰知兄最少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

一句半句道着

王懋紀聞云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進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儘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着也其狂僭如此

老杜禹廟詩

宋時士夫爲王氏學務爲穿鑿有稱老杜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蛇龍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爲之粲然

二宰

唐牛僧孺稱太宰楊虞卿稱少宰京師語曰太宰手少宰口謂牛善文楊能言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於二宰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

二顧

順治初吏部官最稱要吳郡顧松交以薦來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旦同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爲絕倒

吾吳著姓惟陸與顧故土語泛問誰何則曰陸顧蓋謂非陸即顧也同治中三邑人在都者有顧肯堂俊叔鄰庭鴻玉四人非一族也宴會或齊集有人戲舉前二語或續之曰三顧茅廬四顧茫茫亦可發噱時更有汪姓者二人或戲曰眼淚

汪汪則謔而近於虐矣坿類及之

史記

萊陽宋荔裳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遂取而觀之讀一二行輒抵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方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修夫子廟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

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贊嘆藏出俾修之五代學校廢壞賴滑稽之言始得修復可爲浩歎

寺人祖禰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爲寺人祖禰乎

春秋權倚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爲一笑常秩治春秋著書數十卷後爲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師之時兩河告飢制靑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子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祁魚蝦

同年祁工部珊洲官臚江有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

長魚蝦子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爲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爲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坐大笑

長江天塹

毘陵一士夫妻頗能詩旣而納一姬置之別館夫人偵知之將自往掩取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旦坐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坐大笑

敗家子弟小影

霍亮雅曲州人倜儻任俠喜酒好樽湘亦工文章卒後申和孟爲作傳劉津逮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後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敗家子弟小影耳 池北偶談下同

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盃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詩有云旣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點綴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恣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飯

按文酒淸話載王勉詩上天燒下豆楷灰爲李從敎作白梅亦此類而又有相傳一詩云天若篩下送地若向上湧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似獨妙絕又有二句云江上一籠統井口黑窟窿亦奇

武曾

桐城方尉止灘洒有天趣事多可笑秀水李艮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武增李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

恐人誤作武會（讀如局）耳聞者皆笑

手脚眼　驢不及舌

京師市獪某本縣馬行牙人以附黃膘李巨富一日堂祇讌士大夫壁間有孔賓客就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衆人某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未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驢不及舌

不能作鵲

德清陳端庭廳治己丑進士爲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爲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錄杏　下流

鄉大夫有好爲雅談者閩鄉縣一友人云閩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再三不答另人皆匿笑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爲笑

國策　晏子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尚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姣圉人覗景公問之曰竊姣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更奇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明昌中擢戶部尙書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舉靑州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閑者皆大笑後入相皇華紀聞下同

似我

余處士懷說吳中一監司嘗書似我二字置扁第二泉上自譽淸操如惠泉也及再過之扁已不見實令寺僧大索乃爲諸生移置廁上矣

康伯可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列十狎客之中專爲歌詞重九遇雨奉勅口

占望江南云重陽日陰雨四郊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萸胖菊蕋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個一身泥詞苑叢談下同按此則見苕溪漁隱叢話

借公叶韻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帽帶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嗣數十曲嘲同僚并及府帥帥怒而責之頓首謝畢復微吟曰居下位即恐被人譏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眾亦匿笑而退時都監倉皇失措伺其出詰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証王笑曰不過借公叶韻耳

老婆牙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誦經買海物

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飼丁并還以阮郞歸詞云柰察以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歸

幾回見了

後村詩話云嘉定間某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贊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知外議如何客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擱頭

紹興辛巳遣洪景盧往金報聘金欲易表覲舊式景盧不可扃驛門絕供饋並不得食一日又命館伴來脅景盧懼而從之景

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太學生作南鄉子詞誚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欲啻一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守禁十九秋厥父旣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

押海字

郭功甫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之次日又過山谷山谷曰昨偶得一海字韻功甫問之山谷曰羞殺人也爹娘海自是功甫不復論文於山谷矣

老兵

錢塘陸雲士大令有萬年冰一塊光怪陸賦詞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窗裏偷冰柱擲向玉壺中光射琥珀紅長安多熱客

把玩清心骨若間是何名多年一老兵首劉原父在署隔舍群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兵耳讀此詞不覺絕倒

鴛鴦樓記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爲文不覺曰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抗逖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後忽省悟不告而去妓追送悲啼希孟口占曰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從前你我心付與他人可覓解舟行

見鬼詞

劉改之過寓中都辛稼軒遣介招之作詞答曰斗酒彘肩風雨

渡江豈不快哉稼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駕勸吾回坡

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

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崢嶸圖畫開更縱橫一澗東西水

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何似孤山先探梅

須晴去訪稼軒未晚正此徘徊辛大喜覓邀之去劉嘗以語岳

侍郎倦翁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

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點絳唇詞末云君知否亂鴉啼後

歸興濃於酒或問曰歸興濃於酒何以在亂鴉啼後公曰無奈

這一隊畜生何

年少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

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蒲曰非所歡乎晏曰因公言憶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蒲笑而悟

桐花黃葉

王阮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京師盛稱之號王桐花門人崔厥華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爲佳話

毛三瘦

毛稚黃詞傳誦之句有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眞如影瘦又云鬢來壘汝如伊瘦又云江海總平川獨背山腰同一瘦阮亭嘲之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林墓詩

七修類藁曰宋林和靖墓在孤山後宦游於杭者或妾或女死多葬其地纍纍林墓前有人題詩曰太乙宮前處士家於今換作宮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照命耶妥先類纂下同

作墓志

堯山堂外紀正德中杭州金美之編修為外家張氏作墓志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其輕己出言詆之張子與教諭口占長短句曰張翁墓志金生執筆不書姓氏婦家稱屁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志做多少畢竟門前寫不休

買地券

癸辛雜識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蓋堪輿風俗如此殆可發

口給典雅

吾松錢舍人葆馩聞董蓉庵君太曰君家有龍何也董曰猶君家有鳳耳又董之子晴林隱林甫肆肥夏日裸坐林曰眞骨董董曰差勝肉林又衛某身短飯罷袒腹而學之曰君子坦客曰果君子也衛大喜客繼曰小人長矣口捷給皆典雅府堂集

放生池

慶元初京尹趙師睪請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國子司業高炳如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與語石本流傳殆不可掩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語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

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時命相辭中用元龜語御史彈當制者以舜禹比大臣上令學士自陳時人爲之語曰司成舊館夏商鼎御史新爭舜禹龜天下傳爲笑 遁齋閒覽 下同

耽詩忘身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萬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浸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渾如窗下聽芭蕉你詢其上下淋漓請在何處乃海鹽沈某因歸離騷而得句曰雞鬬芳莊滿東皋閒步春風讀楚騷以下嶺不屬久忽誤墮崖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欲云忽憶鐵均發困憤墜崖幾折沈腰耽詩成癖不顧其身不亦癡乎

尹姓　口吃

蘇頲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又劉

原父嘲口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均極工可笑

太平之犬

雲間朱振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曰狀如松江之鱸郎答曰爾作太平之犬

此人甚有力

王忠肅公翺不喜諸謔聞有之必寓規警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甲子丙子生

宋高宗時饔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遇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

高宗問故優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

原褒人

摘人詩文

明姑蘇鄧天澤好摘人詩文字句供姍笑偶讀盧文懿王立於汨上文曰汨固惠王地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又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類如此一日獨坐有青衣捽之去至一所天澤跽階下見柱帖云日月閻羅殿風霜孽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否引照孽鏡具得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天澤謂青衣曰適見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閻羅殿有日月乎青衣怒曰汝尚敢爾扶之而醒

心疾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內乏餉外阻援兵蹙然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可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徜徉埛外以紓其意忽見道上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爲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爲女所適夫姓麻哈回族也貌陋沈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慰曰善自寬病乃自愈也沈曰若欲我寬須楊文廣解圍負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循古禮蔡君謨居喪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

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即時李暹暨舸舸圖

妓劉元

妓者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嘗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乎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李家明

南唐元宗嘗見牛臥美蔭曰牛且熱矣李家明乘談諧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何人相輔皆慚又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落壽杯中元宗歎之俯首而過

鑒湯不至

張東海弼松江人善謔一日赴人家飲主遲湯偶失及張口誦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至再衆問何由張曰望湯不至故耳

僧出家

吳園次游廣陵有僧大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雖遝不堪其苦吳笑應曰汝旣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大噱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此僧之謂乎

姓嘲

黃石牧先生飲范勿溪家舉宋人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黃舉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緌曰君姓是蜂勿溪大稱賞

姜徐謔對

萊陽姜如須吏部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昭法孝廉枋友善一日同行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笑

損有餘

明杭州大參鄒處知延平時親友皆向之索紬補蓋土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筍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對家人奴隸言必據書史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謂彭書袋其僕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

若而今而後過而弗敢當捷之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鄰家火災利用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以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

米蟲

宋制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烏頭身上白米蟲蓋謂襆頭襴服耳

此賣宅者

郭進有材略累立戰功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匠工悉與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謂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舍利獅

宜與任葵尊宏嘉爲御史甄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獅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崖銷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漁洋口號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獅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趙玉峯少宰曰公詩大佳正雖其落韻之穩耳

曲子相公

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彝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却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

唐書

宋時一府尹不大博洽五鼓與侍從同坐待漏院忽語衆曰昨

來不乘偶讀孟十一卷好詞張臺郎內相隨答曰必非孟子此定詞詩耳

妓詞

陸放翁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答賦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謂翁挾蜀尼以歸即此妓也

中官掉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士子遊學文談凡答親友書若此事甚大必云茲務孔洪此類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

會問典客爲誰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煩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困悶莫知所爲上賜宴優人設樊噲樊遲又一人曰樊惱旁一人揖問遲名誰取對以夫子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答以漢高祖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問惱云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先生後死

有譏時下業師者曰名爲先生其實後死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墨餘書異下同

賒朝珠

庶吉士例不得掛朝珠以其未授職也而一出京門靡不纍纍一串皆贈一絕云將來散館事堪虞賒得詞林且出都非是諸

君愛古直要從桑梓賺明珠

繩其祖武

滇南江某上官得生孫點其祖父之足誚之曰甚矣太守生孫客或道及太守愕然曰繫足有證否客曰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正此典也合坐大笑

一 譏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孔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於市曰誰與我圜府錢也有擔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日仲子李也瞪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爲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梅花草堂筆談下同

嗜飲

有嗜飲者夜夢得酒爲熾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冶

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以爲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米乙愕曰然則若何取之甲曰亦水者取米稍者取稍耳或曰我餔其糟而啜其醨釀可合也

不好諛

貴者不好諂此非人情一搢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

搢紳大喜

徐行雨中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亦雨

黑妓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春一廣陵富貴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黄鶯兒嘲之曰水墨李三娘黑旋風姊妹行

張飛昔日同鴛帳楚別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門前闊尉遲恭道將軍賣俏句搭了竈君王又喚畀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得全燕稱爲雙醫燒梨作兩參淚流如墨汁屁放似窰煙夜眠滾檐上秋水共長天豎緣緣下同

窮斷脊梁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心焦燥跎踏的一聲儘力子踢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

尹字謠

順治中吾鄉有尹姓者開罪於人或作尹字謠曰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笋滅口君縮尾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根長軿扛扛個死尸靈

窮詩詞

元周德清號挺齋有詞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如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閬苑探花又餘姚王德章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聒噪後園踏雪看梅花

武生入學

有武生入學彈文云也戴銀雀頂也穿粉底皂也要著藍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子路好勇省怒目高聲叫成者行三軍著他鍘草料

熊掌

一師命熊掌亦我所欲也題其徒文中有云勸而棄此熊掌也

夕而殘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曾不得熊掌嘗新你却把作小菜吃爲之絕倒

唐六如詩

唐六如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噲噲

縮脚韻

舊有賦闒昏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又一老翁貌如土地況甯庇賦云入疆闢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獄人之所欲者吾又顧秀才名達不學而狂同人嘲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又郁秀才背歌一生作七字吟云郁遇諸陳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於王之孳孳爲利者蹠之蕳堪伯仲

一字笑

明陳全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全曰小人陳全蘄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汝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汝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三無

萬歷中王麟文竹月年邁齒已落更鈌一耳一生作詩云竹月號三無無恥齒之恥無然而無有附耳則亦無有乎之

醫詩

諸史一醫治肥漢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抬柩至墓所醫率妻子往役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耐尸肥抬不動次子云如今只

掉瘦人醫

的對

王荆公嘗謔一日論沙門道曰投老欲依僧客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公大笑

改舊律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改唐詩誚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顚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胡蝶頭長染成紅杜鵑日落主僮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文謬

一童生縣試蒲盧也題中云此一蒲盧也俄而合抱俄而參天

蕭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滿塵寰滿天地間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所借用之法其徒記習衛之政兄弟也文謂習之政。即衛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即習之政可也。作弱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文。遂借用此訓。見者噴飯。又見一生作莫我知也夫。爲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爲德衰之鳳。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爲喪家之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爲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類皆可笑又歇極戲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歎之人居可歎之地。而卒莫之歎也。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冗長他日作習人猶較二句破云習俗類聖人爾。又嫌其偏強且晦謂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出頭而天側頭也。又有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丈長。只

好死吃飯均可發笑

蘇州笑話

吾蘇近有一笑話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了蜜淋禽每斤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了人我要詐斷伊脊梁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假試官射瞎了驢眼睛拿我個屁文章圈滿了考第一名

小杜之下

悅生堂隨抄吳僧法海作惡詩萃成帙劉從再為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歇後詩

有時少濟者延師頗不盡禮致口角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濟主人吉日良時來俏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野乂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結三杯晚酌金生麗水雨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歲席頼劈拍之聲一頓相打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跡通僞尹署宰華亭酷刑脧削民根入骨袁海叟作詩曰四海清甯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人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碎也王婆老謬謂死者所致罵曰汝只未曾吃惡官司來聞者絶倒

六百羊

潘滄浪遊逛一客扣姓字答曰姓陸字伯揚號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值甚的

敗千家詩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輒失館有人敗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裏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

吳語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云娘舅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介凭兇踢翻兩個糖擔合豬攤一雙銕酒鍾面孔紅來乾急迸髭鬚白得訛晉竅蓬鬆傍人問道像何物好似饑餓馬老公皆用吳下俗語

賀啓僞詔

文酒清話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維太保總離五都之中

便請四廂之職紫袍窄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鉸交之椅舊時攏馬只是一個如今喝道約數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爲太尉亦宜愈舊鎮一莫打長行又宋王德僧編執一生作詔云兩條腿馬趕不前一部鬚髯蛇鑽不入身坐鉸交之椅手執銅鎚之綠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渾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草履上殿德被諸士以此詔得免又甲乙剩言某貧翰林啟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俱堪扶腹

嘲儒生

湯石剩談承平樂工孟秋兒善諧謔嘗爲人滑稽府學祭祀一儒生指石碑龜頭呼秋兒曰此非爾祖宗耶秋兒即向龜四拜曰祖宗祖宗何負此大物在身幾時出得學門儒生慚愧無詞

三平

吳興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卽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罷

評文

成化閒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試南宮主試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草率及墳榜章莊高列獨不見陳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覓陳卷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又明季遺編南直李宗師歲考某縣命斯民也一節題一生文中有云一代一代又一代宗師批云二等二等又二等置之六等云

其次致曲

王渼陂九思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公宜留心經世文章漢波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乎

伴食宰相　無所不爲

桐下聽然嚴文訥靖柄政時留故人飯其人椎魯村俗故作謙退之狀避席請曰須相公入內方敢坐某何人敢當伴食宰相又一幕持沈太史函謁御史御史問太史近況其人答曰太史無所不爲蓋其意本欲言無處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

題壁詩

有題楞伽山巖壁云多時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丈二緣何放屁在高牆

飛昇

羅山道士體貌魁偉一日青鶴飛於庭遂欲飛昇乃控而乘之奈羽儀清弱不勝而墜踵沉作詩嘲之曰嗂肉先生要上昇貲

雲踏破紫雲奔龍腹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小雞詩

紹興王少翁以初出小雞餽先生節禮先生以詩却之云昨日家君無隻雞可憐雛付未多時勸君莫把牛刀試留取籠中作畫眉

門對

有富翁鄰居者求楊南峰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爲人僕南峰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姓伍姓陸姓戚

封氏聞見錄楊伯傳任山南縣丞妻陸氏名家女也時縣令朱某婦姓伍邀諸官夫人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貴丞夫人何姓答

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朱入問婦婦曰楊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幸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令婦復出主宴

陳莊詩字

陳白沙憲章作詩多用日月字莊孔暘㫤作詩多用乾坤字時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夜夜弄乾坤

陳也罷

莆田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師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師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有陳也罷之目後擢南京太常門生餞之有垂淚者大學士李西涯戲曰師弟暫分離不升他太常卿也罷師召應聲曰君臣盛

際會卽除我大學士何妨

嘲廩生

崇禎間有以貲綠補廩者馮猶龍誚之曰夫子絕糧於陳命顏回往回回國借糧以名與國號相同冀以感動旣通訖大怒曰孔子要攘夷狄怪俺回回番說回之爲人也擇賊乎糧斷不與顏子歸子貢請往旣至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輦回大喜以白糧一担先令攜歸許以陸續接濟子貢歸述於夫子夫子攢眉曰糧便騙了一担只是文理不通

梅薛

有梅生者眷一薛姬友人戲改舊句嘲之曰梅薛爭春未肯降帮閑弄筆費評章梅須遜薛三分闊薛更輸梅一段長

草翁風必男

王彧子絢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爺爺乎文從以彧郁同音也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爾可云草翁風必舅偃爻尙之絢之外祖翁也

以名爲戲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善余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文紗

崇禎中某督學河南試爲淵毆魚文有云一魚曰獺來矣衆魚皆曰獺來矣又我於武成二句文一士云夫武城小邑也而取二三策其辭不亦多乎皆可噴飯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自揭壁上乃兄譽之坐客曰此詩

大有唐氣一客索梯甚急衆莫解旣得梯歷級而升以舌舐之曰有糖氣爲何不甜坐爲絕倒

六一居士

某給諫子已娶媳爲諸生每遇歲試輙倩人代作學使者以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給諫假歸有所關說其子入試試後亦不許通賓客試題爲嫂溺不援六句公子於題則書豺狼爲才郎權也爲犬也於文則曳白無一字文宗置之六等給諫怒痛責之妻慙而自縊試畢文宗謁給諫語及之給諫云此卽不肖子也文宗踖踖不安隨別去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給諫門曰權門生犬子烈女嫁豺郎又號公子爲六一居士云

京師十可笑

戴斗夜談載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

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會繕司作場賽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

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諸公爲詩皆學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嘗御賜百官宴優人有裝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爲諸館閣撏撦至此聞者大噱古今詩話

仿小說

康熙辛卯壬辰閒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泥臺中疏參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合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閒白口畫餅充飢四段茶餘客話下同

博學鴻儒

寒村二絶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

周王廟祝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故云

衛子詩

驢也錢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齊己嘗譏古人詩病摘
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
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傳誤

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
用之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爲家
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
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術淺陋至此曾見考官程文引
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
算其命又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
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殆似無目人說詞與近日諸
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憶唐時有書生因談駱

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王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諂

漢檀長卿身爲九卿於衆會中爲沐猴與狗鬥以媚帝舅許伯韓侂胄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九錫宋彭孫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首曰奴不亦諂乎郭忠恕舍內侍郭紳興家一夕盡剃其長髯紳興見而問故曰聊效顰耳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爲元帥有馬病顙瘡元楷以指沾其膿而嗅之張岌掌擎黃幞隨薛懷義後於馬旁伏地作師馬鐙明倪進賢因大學士萬安老而陰痿以藥洗之得授御史時目爲洗鳥御史正德中一大臣上書劉瑾云門下小廝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勛則云眇眇小學生諂佞之臣千古一轍可笑也 玉芝堂談薈

一銅錢

湖州丁先達辯好博嘗元日抹牌丁所擲者自二文至九文錢俱備止缺其一對衆曰此牌若得一銅錢吾今科當中式擲之果是已而得雋聯捷故人戲呼之爲一銅錢晉人麈下同

論書

張山來潮幽夢影曰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閒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張竹坡評曰所以羲之必做右將軍可發一噱

夏雨如赦

又曰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挽歌竹坡評曰赦書太多亦不甚妙

牛馬

又曰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豕與鹿一仙而一凡也杜茶村評曰田單之火牛亦曾効力疆埸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若武王歸馬華山之陽所謂勒令休致者也亦可解頤

乾癟

張士誠弟士信爲相專任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以致僨事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癟蓋明祖誅三人風其尸於竿乾焉 明史樂府注

郊天鼓

漢人注經好臆造典故康成以郊天之鼓必蒙麒麟之皮孔融笑其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是也 隨園隨筆下同

方望溪

有飲於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或疑而問之先生曰禮

主人宴客客將飯主人必攔禁以粗糲爲辭客必强飧之以爲至美今主人勸客客反不飧豈禮也哉余按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望溪所引本此然太泥矣無怪人之以爲詭也

太極圈兒

陳見復炤閒錄摘宋儒習氣語數則爲後學之戒如曰心常惺惺曰活潑潑地曰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皆幻誕可笑

公婆

廣西猺人男之老者一寨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喇李居仁嚇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可並發一噱 天香樓偶得

沈存中筆談云慶歷中學士會於玉堂偶置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不至詢之則曰煎已焦黑而尚未爛坐皆大笑與萊陽宋荔裳飲于齋適進海蝍宋以齒嚼之攢眉曰此物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亦大笑蕈鄉隨筆下同

假目

吾鄉覃森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狀頗醜及引見盛飾冠服翦紙爲睛貼於目遙望雙眸炯然旣至上前不意脫落見者皆匿笑偶記小說載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一十九個人及第三十七隻眼看花蕊古有此事矣